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
柴达木认知读本

2

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
张珍连 / 主编



Chungui chaidamu

春归柴达木



白 渔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
柴达木认知读本

2 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
张珍连 / 主编



学院
柴达木
藏书专用章
春归

Chungui chaidamu

白 渔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归柴达木 / 白渔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2.6

(柴达木文史丛书 / 张珍连主编. 第2辑)

ISBN 978-7-5034-4566-8

I. ①春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1305号

责任编辑: 李晓薇

出版发行: **中国文史出版社**

网 址: www.chinawenc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西宁德隆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总印张: 48

版 次: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总字数: 776千

定 价: 120.00元(全6册)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编委会

顾问：沃 赛 布赛依 旦却加 雷海兰
周肃兰 呼和巴拉 郭 清 保广泰

主任：雷海兰

副主任：闫建武 张珍连

成 员：刁永祥 巴特尔 李东曲 苏 克
安尖措 刘国成 铁木尔 闫忠伍
金德君 苏 果

主 编：张珍连

总序

青海省海西州政协主席 沃赛

读者朋友,你现在打开的是由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辑的《柴达木文史丛书》。

在当下媒体众多,书籍繁杂,可供选择的读品很多,人们又常常感觉阅读时间很少这种情境之下,你能够选看这本书,我们十分高兴。高兴之余,也希望你能翻阅这套丛书的其它分册。

这套文史丛书,是我们根据政协文史工作需要,为繁荣发展柴达木文化事业,挖掘柴达木开发建设史料而选编的一套系列丛书。作品既重纪实性,又着眼文学品位,读者在欣赏纪实文学的同时,也可以增进对柴达木地方史特别是现、当代史的了解。

这套丛书,在本届政协任期内拟出4辑,每辑6册,总共出版24册。每册12万字左右,累计出版字数近300万。在人员有限的文史专委会,三四年时间中出版这么大的文字量,无疑是要做一番努力的。

按编者的最初设想,丛书取名为“柴达木认知读本”,待编纂工作纳入政协文史书籍出版规划之后,又补名“柴达木文史丛书”。这套陆续出版的丛书,将选编作家、学者的作品,还原往事、记述历史、解析文化,反映中国西部柴达木及其成效卓著的开发史。

从前三辑书稿看,每一辑都可排出一个作家方队。其中,既有全国知名的作家,也有我省一些颇具实力的本土作家。他们的作品,很多是大家熟悉的,也有不少是人们未必熟悉但却非常值得一读的新作。

在已有的书稿中,一些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跃然纸上,半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柴达木开发建设进程,以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绚烂多姿,呈现在读者眼前。透过这些文字,人们看到的,是柴达木令人惊喜的发展变化;听到的,是柴达木人栉风沐雨、奋力前行的趑趄足音。

有位作者在评价这套丛书的编纂时说道,这是一种“文化自觉”。这可能是一种过誉。实际上,我们只是从存史、资政的角度出发,整理和挖掘文史资料,以便人们翻阅并从中查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。如果能为丰富和发展柴达木文化事业,走出一条文史资料搜集、整理、创新的路子,那我们将深感欣慰。

热切地期望读者朋友能够跟随作者的足迹,走进柴达木,认识柴达木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伟大从这里开始

001/ 脚印如链拽洪荒

006/ 古盐湖上的人生晶体

009/ 寻找煤田传奇

011/ 西瓜皮的内涵

013/ 生命在进攻

022/ 青春更青春

026/ 神话在继续

029/ 人与禽兽

031/ 阳光般的心胸

闪烁的西天星座

034/ 为了和生活相处得好点

038/ 矿山之星从背篋麻袋里升起

042/ 在祖国的功劳簿上

046/ 英雄罹难

055/ 哀兵必胜

059/ 新时期的上甘岭

063/ 铮铮铁骨

069/ 群星灿烂

079/ 转危为安的张居安

088/ 星月交辉

一片神奇世界

098/ 从青海湖到茶卡

101/ 黄沙古墓掩埋的王国

107/ 巴隆国际猎场的笑声

112/ 贝壳梁探奇

115/ 长桥卧波 33 公里

118/ 拜谒昆仑山

122/ 一线通天青藏路

127/ 大风雕刻的雅丹林

131/ 大柴旦山水的春意

134/ 寻访“外星人遗迹”

142/ 都兰河上游的名胜

145/ 天峻草原的石景

城市与绿洲,梦的现实

153/ 几个场景勾勒

158/ 几个城镇扫描

172/ 几个人物小记

走向新世纪

186/ 柴达木呼唤“开发大合唱”

191/ 解放精神,主宰事物

195/ 困难与优势同在

古国沉沙(电视专题片解说词)

202/ 第一集 青藏高原第一个王国

210/ 第二集 中华锦绣路

217/ 第三集 古国沉沙

227/ 后记

伟大从这里开始

脚印如链拽洪荒

柴达木，人们会用什么概念来界定？

高寒。裸露。荒旱。空旷。神奇……

“南昆仑，北祁连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”，勾勒出它的势态；“天无飞鸟，地不长草，风吹石头跑”，描绘出它的境况。不错！不过这是 40 年前，第一批开拓者面对的景象。

1954 年 6 月，中国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柴达木地质大队在西安组建。100 多名青壮年男子汉在敦煌兵分两路，向柴达木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进军。一路，由驼员牵着百多峰骆驼跋涉黄沙缓缓向北；另一路乘战场上缴获的美式十轮“大万国”，沿青新公路从南疆探路，修路而进。

说是公路，其实是马步芳时期的简易便道，一通车就报废。只见牛车、驴车的辙印，如残断的缰绳散乱在荒漠中。地质队伍一路颠簸，一天最多行几十公里，少则十来公里，沿着

干涸的河床，绕过错落的沙丘，填沟坎，挖棘包，日出即行，日没便息。露宿寒星下，啃饼干、喝凉水，五天辛劳，才翻过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盆地西大门。

柴达木仿佛激动了，以大风沙暴的特殊仪式欢迎第一批造访者。飞沙漫卷，搅得天昏地暗，同车人相互看不见对方，蜷缩车厢里，被沙呛得直咳嗽。半窒息中熬到傍晚，趁风小了些，才搭起帐篷，在红柳泉安下亘古第一家。汲泉烧水，又苦又涩，也只得强忍着喝下肚里。

夜里狂风又作，帐篷像羊皮风箱般地鼓动着，人们黑洞洞地在风潮间隙中，听得见黄沙泻落被子上的簌簌声。半夜里人们拉肚不止（原来泉水中含大量的硫酸镁），几个小青年坐在铺上抽抽噎噎地哭起来。苦泪拌黄沙的柴达木之夜！

凌晨风停，迎着戈壁旭日，地质师张亚维和几个技术人员在散乱的沙包间漫步，看着山坡上的地层倾向，大家的眼睛顿时亮了，竟是一个完整的背斜构造。原来昨晚睡在一个储油构造上呀！偶然的欣喜，把一切苦楚扫得精光。

柴达木地质大队五个分队，在盆地西部撒开了第一张找油之网。

青海石油管理局总工程师顾树松，当年也是第一批开进盆地的青年技术员。他曾带着两名技术员和一个炊事员牵一峰骆驼，驮着一顶三角帐篷和简单生活用具离队去普查储油构造。一天，他只身工作迷路了，在沙漠中爬行了两天，夜晚借白天晒烫的沙子埋住身体取暖，子夜后热气散尽，沙冷如冰，只得摸索行走，借星光辨向，寻找归路。

极度饥渴中，他喝了自己的小便；几度昏迷中醒来，脱掉难以负重的毛衣、毛裤、大头鞋，只穿裤衩爬行，就是地质包宁死不丢，里面的资料比生命宝贵！他的手肘、膝盖、大腿、脚趾都磨破了，仍在拼命地爬行，点点鲜血染红身后沙粒，染红了骆驼草……

一路爬行、昏厥；昏厥、爬行。第三天清晨，终于爬上一座沙山，突然发现山下的小三角帐篷在闪光，门前炊事员正盯着。他挣扎着站起来大喊一声，就沉沉的倒了下去……

葛泰生领着一个小分队，吆喝几峰骆驼在沙漠中找矿。几天后，粮绝水尽，连骆驼也倒毙荒滩，人也瘫软在沙丘下，找不到一滴水，一条出路。此时，穿行沙漠最有经验的向导依斯·阿吉老人，也迷失了方向，跪在滩上祈求神灵保佑。

绝境中，葛泰生仍率领伙伴竭尽全力地挥动矿锤在工作，以便大队同志找他们的尸首时，能得到更多的油矿线索。

幸好，他们在昏晕、饥渴、严寒中，意外地寻找到了来路上的驼粪而爬回营地，并把这个死亡之地的构造取名油泉子。

翌年，钻井队从西宁出发，跋涉 21 天来到这里，打出柴达木第一口喷油深井。

当时的柴达木，太险恶了。一个个储油构造，都是生命换来的，从死神口中抢出来的！

没有人烟的地方，有了奋力地开创；没有名的沙山、沟壑，也因第一批建设者的出现而定了名。

油砂山，是他们发现 160 米厚的油砂层，闻着那醉人的芳

香命名的。

游园沟,是国庆节傍晚,他们还在山谷里追索构造,心怀祖国,神驰北京,想到正是华灯交辉的游园时刻,于是把身在西天下的自豪自慰之情化作一个矿点的名字。

诸如油泉子、油墩子、花土沟……上百个名称,无不和奋不顾身的探油人的希望、欣喜、劳绩连在一起。

柴达木的第一批开发者,不仅在蛮荒的禁区立住了脚,而且在短短半年中,发现储油构造 18 个,油苗 9 处,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。同年 9 月,康世恩受朱德总司令的派遣,带着石油部的行家和苏联专家到柴达木视察,评价盆地含油气的地质条件及远景;实地考察盆地的自然环境及交通运输条件;考察勘探队伍在盆地的生存条件和基地选择;决策勘探油田工作量及今后勘探队伍的组建……

经过 40 多天的调查,石油部下了决心,成立青海石油勘探局,调集了 4000 多人,在柴达木进行大规模的普查、详查。

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、消息,说柴达木大有希望,是聚宝盆。号召青年到柴达木去施展才干,建设祖国的工业基地。掀起了听党的话、服从祖国需要,到大西北去,到柴达木去的热潮。

地质部派出 632 石油普查大队,中国科学院组成柴达木石油研究队——三支队伍在柴达木协同作战,纵横驰骋,至 1955 年底,共发现 90 多个储油构造。

柴达木,开始了亘古以来的大进军,大发现!

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,足迹像条条珠链,伸过荒漠,挂上

沙山，拽走大荒，牵出新中国的油田、矿山。

以前，也曾有人闯入过这块不毛之地。

1872年至1906年30多年间，沙俄探险家普热瓦爾斯基四进盆地。印度人辛格经格尔木、达布逊湖、大柴旦至马海等地考察地理、气象、风俗人情。瑞典斯文赫定两到柴达木，著有《斯文赫定穿行亚洲要述》。德国斯坦因到柴达木北缘测绘地形，并在敦煌大肆劫掠千佛洞文物……外国探险家频频穿行在新疆、西藏、柴达木之时，中国在干什么呢？

清政府内外交困，带着满身创伤和屈辱企图强盛，进行“洋务运动”。外国列强岂能容你兴盛发展，宰割的屠刀从四面伸向中国：法国从安南动手，1883年挑起历经3载的侵略中国战争；日本从海上逼来，1895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“马关条约”；1900年八国强盗联军攻入北京，“老佛爷”只好鞋底抹油，做“战略转移”，翌年以签订“辛丑和约”，揭开了一场分赃之战。把腐败的清政府领导的孱弱之国，放在列强的菜板上切割，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。

妄图东施效颦的清朝，被打得鼻青脸肿；洋贼们边打边操着德语、日语、英语、俄语……嘲弄，头上长尾巴、手甩马蹄（袖）的奴才，也配走洋路？

统治者对外断了脊梁骨，对内却龇牙凶恶，忙着争权夺利，疯狂镇压义军，巩固摇摇欲坠的宝座。对西天聚宝盆毫无了解之意，任怀着各种目的的外国人考察、侦探。是愚昧，是落后，更是耻辱！

中国人考察自己的柴达木盆地，是40年代后期的事。

1947年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率领两个资源调查队进入尕斯库勒湖、哈尔腾河一带,经历了断粮、缺水之苦,发现了油砂山构造和油苗。但因热情有余而力量不济,无果而终。

中国人憋了大半个世纪的开发资源、富国之气,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抒发出来,也只有人民共和国才有资格,有能力组织起几十支队伍,几万人的大开发,大进军。

古盐湖上的人生晶体

柴达木是蒙语,意思是“盐渍”,藏语的含意是“盐淤”。无论是蒙语还是藏语,都说明资源丰富。

晚期喜马拉雅运动,使海水退出盆地,印度洋的暖流被阻隔于喜马拉雅山之南,断裂、干旱、大于降雨量100多倍的蒸发给柴达木造就出30多个盐湖,储量在1000亿吨以上。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区积聚着这么多的盐湖群,也没有一个盐湖群蕴藏着如此大量的稀有元素。按大类分,有钾盐、钠盐、锂盐、镁盐、硼盐;以形象色彩分,有白盐、红盐、青盐、黑盐、雪花盐、粉条盐、珍珠盐、葡萄盐、玻璃盐、水晶盐……绚丽多彩、琳琅满目。柴达木有8种矿产居全国之首,而6种就出自盐湖大家族。氯化钾占全国储量的97.7%,氯化锂占94.1%,氯化镁占100%,池盐占55.7%,溴占92.83%。钾盐苦、石盐香、镁盐涩、锂盐辣、硼盐发甜……真像地质队探明各类盐矿的人生况味。

1955年,632队投入13台钻机,拉开200多里的战线,在察尔汗、达布逊、别勒滩、一里坪等盐湖上探勘。钻工上下班涉湖出入,卤水齐腰,湖浪泡透衣服,结成盐块如铁甲,盐利似刀,割出一身伤口,疼痛钻心。天天都体会够了伤口撒盐的滋味,剧痛中只得脱光衣服,赤条条地涉湖上下班。好在都是“和尚”,无须遮羞。虽是夏天,早晚气温在0度左右,冻得直打战。

与世隔绝的生活,当然艰苦,没有高压锅,顿顿吃外熟里生的馒头;没有新鲜蔬菜,唯吃粉条、干菜、海带(老三样)充饥。632队在一里坪盐湖探锂,粮断了,连“老三样”也没有了,钻工们忍饿施工。营地的人从帐篷角落搜出几个干萝卜送到现场,钻工们一边啃干萝卜一边开动钻机——谁知雪上加霜,钻杆断了,又无备用的。工人们想尽办法,用木棍和绳子绑起断折钻具继续钻进。

苦是影子,甩开它,自己也不存在。唯有面对现实,苦中求乐。

一连三天沙暴,刮得伸手不见五指,羊粪蛋和砂粒被刮得从帐篷窗口飞进来,打在脸上也没有人惊讶,反而哈哈大笑。钻工张寿恒竟作起诗来:

“柴达木呀大风吹,风吹沙子满天飞;风吹山峦地形变,风吹羊粪变化肥。”随口诙谐几句,既是对风暴的嘲笑,也没忘记早日探明盐矿,为国生产化肥的责任。

大柴旦满湖硼矿,堪称中国独一处。两名地质队员在探硼的日夜中相爱了。为了表达他俩为探硼献身的决心,在湖

边举行婚礼，安家盐湖，下班后两人在湖边挖地窝子当新房，全队人七嘴八舌凑出几句祝诗：“有志男儿奔硼先，盐湖南边结姻缘。来年怀个胖小子，娘胎里也攥一把盐。”以乐对苦，给勘探日子增添了丝丝甜意。

地质队不怕大风，也不怕断粮，更不畏山高，最怕的是断水。宁可三天不吃饭，也不能一日无水。柴达木的水比珍珠贵，勘探队的生活用水是汽车或骆驼从百里外运来的。正常时喝水也定量，洗脸、刷牙是妄想。漠风吹，烈日烤，人体大量失水，皮肤皴裂，嘴唇绽开，一说话就淌下血珠。

凡是在柴达木工作过的地质队，没有不经历断水痛苦的。

632 队一个分队在察尔汗探矿，守着 5000 多平方公里的碧绿盐湖，却没有一口淡水解渴。拉水汽车已出发三天，仍无踪影。这辆从朝鲜战场缴获的“大道吉”，一身弹痕还在超期服役，要拉生活品、生产材料，还要供 40 多人的饮水，也真难为它了。司机日夜不停地开，也难免顾此失彼。全队的液体就只有半盆醋，后勤人员舍不得喝，留给普查队员和钻探工润喉。当野外作业人员回来后，每人分得半勺。谁知喝下去后，胃疼如绞，都捂肚子呕吐不止，空空的胃囊已经不住醋酸的螫刺。

饥渴中熬到第二天，全部躺在行军床上，干得连舌头也转不动了；给病号打针没有水煮针头；有人在昏迷中谵语，为了怕咬破舌头，只有把暖瓶的干木塞噙在嘴里。牙膏早已挤完了，尿也没得喝。平时汽油桶装水做的饭，油味呛人，吃得